



边疆史地丛书

BIANJIANG
SHIDI
CONGSHU
BIANJIANG
SHIDI
CONGSHU

十七世纪沙俄侵略

黑龙江流域史资料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5号

17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

刘民声 孟宪章 步平 编

责任编辑 张希玉

封面设计 冯春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7·125插页2·字数402千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

ISBN7-5316-1730-7/K·41 定价: 7.20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2142 / 2
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中 国 边 疆 史 地 研 究 中 心

1988 年 12 月

前　　言

17世纪30至80年代，在中国同俄国交往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寻常的阶段。在这五十年中，曾以锐不可挡之势从欧洲推向东亚的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发现了阻止其扩张的强大屏障——中华帝国；而立国不久的清王朝也认识了其北方崛起的强邻。在这五十年中，中俄两国从相互间极为陌生的认识进而发展到递送国书、派遣使节，以至在1689年签订了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尼布楚条约》。在这五十年中，有谈判、有交涉，有争斗、有厮杀，货物交易背后暗藏着权力之争，觥筹交错之间闪动着刀光剑影。五十年的历史决不是安宁祥和的田园诗，而是血与火的凝聚，是沙俄侵略扩张史的一部分。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这五十年的历史。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虽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资料上往往借助前人或国外的成果。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得以从国内外寻找、搜集到有关这五十年的一批第一手资料。鉴于这些资料的珍贵、稀缺而又十分浩繁，我们择其精华，按事分类加以编纂。

该书稿于1982年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一燃同志审阅了初稿，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致以衷心的谢忱。

编例

一、本书编辑自17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有关资料，以选录原始性、档案类资料为主。

二、本书按早期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事件的时间和内容，对资料进行分类编纂，共分十二章。在选用的资料之间，加编者的话以连缀。书中编者的话顶格排印，引用的资料缩两格排印。编者对于所引资料的分析，视不同情况分别以〔说明〕、〔考异〕、〔辨误〕的方式附于资料之后，缩一格排印。

三、本书所引资料中，凡与叙述内容无关而又篇幅较长者，由编者加以删节，以〔上略〕、〔中略〕注明，凡引文原有之删节，以符号……注明。

四、本书中凡以符号①、②、③……等标明的注释，均系编者所加，以符号※标明的注释，系资料原文所有。引用资料中以（ ）标示的说明为编者所加，以〔 〕标示的说明为资料原文所有。

五、本书所辑录的资料因国别、时代诸原因，人名与地名的写法极不统一，编者除对个别名称加以说明外，在书后附俄汉人、地名对照表。

六、本书对引用的中文资料中按中历记载的日期以及俄文资料中按儒略历记载的日期都用公历（格利历）注明。

俄文资料中使用的“创世”纪年法与公历年法相差5508年

或5509年，该历法每年从9月1日起至翌年8月31日止，而且以儒略历记日。“创世”纪年法与公历的换算方法为：

1—8月：“创世”纪年减去5508年等于公历年；

9—12月：“创世”纪年减去5509年等于公历年；

“创世”纪年的日期改为公历日期时在十七世纪加10日。

俄文资料中对“创世”纪年往往省略千位数字，如7147年记为147年、7148年记为148年，余类推。

目 录

第一章 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最初了解和窥探	1
第一节 莫斯克维京的探察活动	1
第二节 佩尔菲利耶夫被派出	8
第三节 从雅库次克连续派出侦察队伍	12
第二章 波雅尔科夫侵入黑龙江流域	19
第一节 波雅尔科夫侦察队的组成和任务	19
第二节 波雅尔科夫入侵的时间和路线	21
第三节 波雅尔科夫在乌穆列堪河口的破坏活动	25
第四节 波雅尔科夫继续深入黑龙江骚扰	33
第五节 波雅尔科夫返回及督军给沙皇的报告	36
第三章 哈巴罗夫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	43
第一节 哈巴罗夫入侵黑龙江流域获政府支持	44
第二节 哈巴罗夫第一次入侵黑龙江流域	52
第三节 哈巴罗夫再次侵入黑龙江流域	60
第四节 雅库次克督军增援哈巴罗夫	67
第五节 哈巴罗夫的暴行和中国军民的反抗	79
第六节 纳吉巴寻找哈巴罗夫时的侵扰活动和遭遇	94
第七节 哈巴罗夫退回黑龙江上游	98
第八节 沙俄政府派出季诺维耶夫增援哈巴罗夫	108
第四章 斯捷潘诺夫的垂死挣扎与覆灭	120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反侵略措施	120
第二节	松花江之战	123
第三节	清军包围呼玛寨	130
第四节	斯捷潘诺夫的覆灭	138
第五章	俄国侵略军占领尼布楚和盘据雅克萨	153
第一节	俄国政府任命帕什科夫为第一任尼布楚督军	
		153
第二节	托尔布津替换帕什科夫	162
第三节	切尔尼戈夫斯基重新盘据雅克萨	170
第四节	盘据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四出劫掠	177
第六章	雅克萨战争前中俄两国间的外交活动	185
第一节	巴伊科夫出使中国	185
第二节	中俄两国就根特木尔问题的交涉	195
第三节	俄国派遣斯帕法里出使中国	211
第四节	斯帕法里在卜奎	219
第五节	斯帕法里在北京的活动	226
第七章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	239
第一节	沙俄继续扩大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	239
第二节	沙俄对精奇里江等地进行侦察	256
第三节	沙俄派兵侵占乌第河流域和骚扰恒滚河一带	
		262
第四节	清朝政府抗击沙俄侵略的准备工作	275
第五节	清朝政府军队在黑龙江的部署	284
第六节	中国军队在黑龙江上歼灭沙俄侵略者	297
第七节	沙皇政府积极进行战争部署	308
第八节	中国军队出击恒滚河和侦察雅克萨	324
第九节	中国军队围攻雅克萨·俄国侵略者被迫投降	

	331
第八章 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344
第一节 沙俄侵略者重返雅克萨	344	
第二节 清朝政府决定再次出兵雅克萨	351	
第三节 清军第二次围攻雅克萨	356	
第四节 戈洛文派兵增援雅克萨	369	
第五节 俄国政府派信使到中国，清军解除对雅克萨 的包围	372	
第九章 中俄双方派出谈判使团		383
第一节 俄国谈判使团的组成和使命	383	
第二节 俄国使团在途中接到的政府指令	389	
第三节 中国谈判使团的组成和使命	398	
第四节 中国谈判使团第二次被派出	408	
第五节 中俄两国使团抵达尼布楚	416	
第十章 尼布楚谈判的正式会议		428
第一节 正式会议的准备	428	
第二节 第一次正式会议	438	
第三节 第二次正式会议	445	
第十一章 通过会下谈判统一划界方案		450
第一节 中国方面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划界	450	
第二节 搁置喀尔喀蒙古问题	459	
第三节 俄国人撤出雅克萨问题	461	
第四节 蒙古族人民反抗沙俄的斗争	476	
第五节 中俄双方分别提出条约文本草案	482	
第六节 关于诺斯山和乌第河的争议	489	
第七节 关于雅克萨筑房问题	494	
第十二章 签订尼布楚条约		498

第一节	关于签署条约方案的交涉	498
第二节	条约签署仪式	500
第三节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	505
第四节	尼布楚谈判结束	510
第五节	签订条约后的交涉	516
第六节	中国方面对边界的管理	519
附 录	524
主要俄汉人名对照表	524
主要俄汉地名对照表	527
主要参考书目	530
后 记	536

第一章 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最初了解和窥探

17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势力扩张到了叶尼塞河流域。1604年，俄国人在鄂毕河支流托木河上修筑了城堡托木斯克，1619年又在叶尼塞河畔修筑了叶尼塞斯克城堡。17世纪30年代，俄国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勒拿河流域。1632年建立了勒拿斯克堡，即雅库次克城堡。于是，俄国殖民者开始以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以及雅库次克为中心，不断派出队伍继续向东扩张。30年代后期，俄国殖民者从不同的方面分别得到了有关黑龙江流域地区的模糊不清的消息，并激起了极大兴趣。为了证实这些传闻，俄国方面先后派出几批侦察队伍向东进行窥探，企图了解有关黑龙江流域地区的具体情况。

第一节 莫斯克维京的探察活动

最初对传闻中的黑龙江流域进行探察的是由伊凡·尤里耶维奇·莫斯科维京率领的哥萨克小分队。关于他们探察活动的缘起，据苏联学者雅科夫列娃在《一六八九年的第一个中俄条约》一书引用档案资料记载为：

关于阿穆尔河及其富源的最初资料，俄国人是于1636年

从居住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一带的鄂温克人那里获得的。

1636年，托木斯克的哥萨克在阿尔丹河上建成了布塔尔斯克堡（距阿尔丹河口一百俄里^①），这个堡的总管托木斯克的小贵族德米特里·科佩洛夫初次向鄂温克人的拉拉吉尔各氏族索取毛皮实物税，并扣留了一个名叫托姆可尼的酋长为质。这个酋长报告俄罗斯人说，靠海地方有个契尔科尔河，^②两岸住有许多种庄稼的定居人民。托姆可尼还说，这条河附近有山，山中出产银子。这个酋长及其亲属肯定说，他们自己不止一次到那里去过，一切都是亲眼看见的。（《一六八九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4页）

科佩洛夫得到上述消息后，为鄂温克人叙述的富饶资源所吸引，于是派出以莫斯科维京为首的侦察队伍前去寻找。关于莫斯科维京的活动情况，在国外的一些著述中说法不尽一致。一种是雅科夫列娃的说法，她在《一六八九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中，根据历史档案叙述当时的情况是：

根据这个消息，总管科佩洛夫于1638年派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五十人长、尤里之子——伊凡·莫斯科维京率领一支由三十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从布塔尔斯克堡前往这个海和契尔科尔河，并命令他们切实探查这个河附近有无银矿，能否使当地居民归顺俄罗斯。

伊凡·莫斯科维京的队伍从布塔尔斯克堡出发沿着水路去寻觅新土地和银矿。哥萨克们乘平底大船沿马亚河向上游航行到尤多马河之后，就抛弃沉重的大木船，建造了两只轻便的平底小木船，乘着它们沿尤多马河航行到它的上游。最后连

① 一俄里等于1.07公里。

② 契尔科尔可能是石勒喀的变音，这里是指黑龙江。

小木船也只得放弃。哥萨克们越过了朱格朱尔山脉的山隘，好不容易才到达乌利亚河。从乌利亚河就又乘小船顺流而下了。

1639年，哥萨克们在离乌利亚河注入鄂霍次克海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过冬地，以便在冬季里勘测地势，建造航海用的船只。伊凡·莫斯克维京把十名哥萨克留在过冬地，自己率领另外二十名哥萨克乘小船出海向北航行，然后进入鄂霍塔河河口。在这里，哥萨克们在冬天到春天这段期间曾努力使鄂温克人归附于俄罗斯，但没有成功。1639年春天，莫斯克维京的队伍，除与鄂温克人作战牺牲的九名哥萨克外，全部乘坐冬天所造的两艘船重新出海，这次是从乌利亚河口贴近海岸向南航行。俄国人到达了尼福赫人^①居住的善塔尔群岛，看到岛上“炊烟四起”，但未敢下船登岸，因为岛上居民多，而哥萨克们“为饥饿所迫，已开始以草充饥了。”哥萨克们由于饥饿的缘故，不久就不得不离开善塔尔群岛返航，进入最近一条小河的河口。在这里，他们捉住几个鄂温克人，从他们口中获悉，过了善塔尔群岛就是阿穆尔河入海之处，沿阿穆尔河居住着那脱吉人^②，他们是定居在村落中的。据鄂温克人说，那脱吉人也有俄罗人所住的那种木头小房子，但他们自己不种庄稼。

鄂温克人又告诉哥萨克们，在阿穆尔河沿岸，那脱吉人的上游，“住着许多定居的和游牧的通古斯人，他们以捕貂为业，但没有耕地。”再往前走，在那座银矿山所在的地方，“沿契尔科尔河居住着许多定居的人民，他们耕种田地，饲养各种牲畜，使用弓和矛作战。”

① 居住于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民族，俄国旧名基里亚克，即我国史称费雅喀人。

② 即赫哲人，俄国人又称作阿枪人。

两个在阿穆尔地区居民那里做过俘虏的鄂温克妇女报告说，常有大船载着商人从海上沿着阿穆尔河到开采白银的矿山来跟居民进行贸易。鄂温克人不知这些船只是属于什么国家的。

莫斯克维京的队伍在鄂温克人那里过了冬，向他们征收了四百八十张貂皮的贡赋，于是循着原路启程回去。1640年，莫斯克维京在上勒拿斯克堡^①呈交了所征收的貂皮，并出示鄂温克人作为服饰用的三个银环以及一口铜锅，证明阿穆尔地区有银矿和铜矿。（《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4—16页）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的著述，他引用了另外一些历史资料，认为当时的情况是：

17世纪30年代，俄国人从雅库次克出发去寻觅“新土地”。他们向南或向北——沿着勒拿河上行或下行，而且，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模糊不清的传闻的影响，以为东方伸展着一片“温暖的海”，于是也直接向东方推进。从雅库次克出发，越过山岭直抵太平洋的捷径，是一批属于托木斯克的哥萨克首领德米特里·科佩洛夫的小分队的哥萨克发现的。1636年，科佩洛夫从托木斯克登程，经雅库次克，前往东方。科佩洛夫小分队沿着经土地发现者们勘察过的水路，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到达阿尔丹河，又溯该河行五周，到达阿尔丹河右侧支流——马亚河河口以前很远的地方。科佩洛夫在阿尔丹河作了停留，并在那里建立“布坦斯克”^②堡，派遣托木

① 据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记载，上勒拿斯克是1641年由雅库次克派出的马尔丁·瓦西列夫等建立的，《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 第50件就是给他的训令。同这里的记载，在时间上不一致。

② 即布塔尔斯克堡。

斯克哥萨克伊凡·尤里耶维奇·莫斯克维京率三十人的小分队从该处出发，进一步勘探尚未为人所知的马亚河流域；其中一人为雅库次克哥萨克涅霍洛什柯·伊万诺维奇·科罗勃夫。※

莫斯克维京沿阿尔丹河顺流而下，用八天时间又回到马亚河口。他的小分队在以后的整整六周里，缓慢而谨慎地溯马亚河而上，对从马亚河谷翻越山岭的最佳路线进行了探查。过了山岭，便是通古斯语中称之为“拉穆”的“巨大的海洋”。莫斯克维京选择的道路是溯尤多马河而上，该河为马亚河下游最大的支流，由东北方流入马亚河。他溯尤多马河上航到石滩（杨基），绕过石滩，抵达尤多马·克列斯特——这是翻越朱格朱尔山脉的最便捷的道路。朱格朱尔山脉是勒拿河水系与注入“大海洋”的诸河流之间的分水岭。沿尤多马逆流而上的行程耗时一周。

过尤多马·克列斯特后，条条小河均东流入海。哥萨克们选择了偏南的一条——乌利亚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抵达乌利亚河上游，乘平底大木船沿该河顺流而下，航行八昼夜，并于该河上另造一大木船，……经五昼夜……航行到海。”这样，从尤多马·克列斯特到海，最后一段行程，又需时两周；而从马亚河口到大海洋，所经地区全然未经踏察，整个行程需时约二月余。1639年，俄国人在亚洲极东地区，就这样到达了太平洋西北部——鄂霍次克海。

莫斯克维京在通古斯亲缘部族拉穆特（埃文尼）①人居留的乌利亚河，建立了冬营，并从该处派出两组哥萨克侦察

※ 1646年1月，科罗勃夫对自己在莫斯克维京分队供职的情况提出“证词”，这是一份有关发现鄂霍次克海经过的极为重要的文献。

① 与生活在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的赫哲人系同一部族。

海洋沿岸地区。

北方小组在向东方推进(旱路还是海路则不详)的同时，勘察了北面的部分海岸，到达流入塔乌伊湾的塔乌伊河。南方小组经海道向西南方前进，察看了西面的海岸，到达流入乌第湾的乌第河。这样，莫斯克维京小分队的哥萨克就了解了(当然很粗略)新发现海洋的大部分沿海大陆的情况——从乌第湾到塔乌伊湾，即大致从北纬五十五度、东经一百三十六度到北纬五十九度五分、东经一百五十度的地区。

两个侦察小组发现了许多河流的河口，其中包括鄂霍塔河。它并非最大和水量最充沛的河流。但莫斯克维京小分队发现并部分考察过的海洋，第一批俄国人原称之为“拉穆海”，后来却改为鄂霍次克海。这可能是沿用了鄂霍塔河之名，但更大的可能是由于该河河口附近建立了鄂霍次克堡，因为在18世纪，该堡的码头成了海上考察的最重要的基地。

在乌第河口，莫斯克维京小分队的南方小组从当地居民处获得了有关“阿穆尔河”的消息，并获得了关于该河的下游民族和岛居民族——“定居的基里亚克人”和“满面胡须的达斡尔人”的消息，这些民族“筑室而居，耕种庄稼，畜养马、牛、猪、鸡，并会酿酒，同俄国人一样编织织物”(科罗勃夫)。

科罗勃夫在同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俄国人到来之前不久，满面胡须的达斡尔人曾乘坐平底木船来到乌第河口，杀死五百名基里亚克人。“……以狡计杀害基里亚克人。他们乘坐平底独木舟，由妇女划桨，男子则以每一百人或八十人为一队，匿于妇女身边，俟舟近基里亚克人时，由舟中钻出，将基里亚克人杀之……”。据乌第河地区的通古斯人说，“以海路而言，距满面胡须的人并不远”。哥萨克们到过激战之地，见